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不同時空環境下，影響凡爾納科幻小說翻譯行為的因素，並描述與此相關之翻譯活動。國內目前仍然缺乏以科幻小說翻譯為主題的學術論文，而與科幻作品相關的學術研究數量也不算多¹，以凡爾納為題的論文目前僅有一篇，即賴貞君之《米勒·韋爾納作品『一個在中國的中國人的苦難』裏對中國及中國人之所見》²，針對 *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 這部作品的內容進行分析，但並未談及翻譯活動。

提及科幻翻譯的研究有下列這些：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林健群所撰之〈晚清科幻小說研究(1904-1911)〉；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傅吉毅之〈台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以及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陳愷儀之〈少年科幻版圖初探—1948年以來台灣地區出版之中長篇少年科幻小說研究〉。此三篇論文雖然對於翻譯的論述均是點到為止，但就科幻小說在中文裡的創作發展歷程有完整的紀錄，提供了本研究所需之書目與歷史資料，因此將之納入。

至於國外文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卜立德 (David Pollard) 所發表的 "Jules Verne, Science Fic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一篇以凡爾納晚清的科幻譯本為研究主題，與本論文的研究最為相關。另外，凡爾納的英文譯本近來逐漸受到重視，有一群學者致力於改善凡爾納的英文譯本品質，希望能藉此扭轉英語讀者對於凡爾納的錯誤觀感。由於凡爾納的中文譯本大部分都是透過英文譯本轉譯，英文譯本的發展狀況可以對照中文譯本的情形，因此本章收入了兩位極具代表性的凡爾納學者 (Vernian scholars) 鮑卓賢與亞瑟·伊凡的文章，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以下筆者將相關的國內外文獻分成兩大類來加以討論，一是科幻小說翻譯研究，二是凡爾納英文譯本研究。

一、科幻小說翻譯研究

¹ 比如〈從威廉·吉布森的《神經迷魅》三部曲看烏托邦的重新定義〉、〈後現代科幻小說中的女性主義烏托邦：論瑪芝·皮爾西之《時空邊緣的女人》〉、〈探討路益師星際三部曲中的常規與幻想〉、〈張系國小說研究〉、〈顛覆性想像：模擬與菲力普狄克之科幻小說〉等。

²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Vus Par Jules Verne Dans 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

在這個類別裡筆者一共收錄了四篇，卜立德的文章是目前學界探討凡爾納中文譯本的唯一著作，其中分析了晚清時期的許多科幻譯本。林建群、傅吉毅與陳愨儀則分別記錄了晚清、戰後成人科幻與戰後兒童科幻的發展史。

1. Jules Verne, Science Fiction and Related Matters³

本文針對晚清時期幾個科幻譯本進行探究，除了凡爾納的「海底旅行」、「月界旅行」、「環遊月球」、「地底旅行」、叔子版的「八十日」等，也分析了「夢遊二十一世紀」、「世界末日記」、「造人術」、「新造人術」、「倫敦新世界」以及「電冠」等幾部譯作。卜立德詳細考證了這些譯作的背景資料，若該譯本轉譯自日文，亦列出該日文譯者為誰，以及日文譯本所據以翻譯的來源。藉由與原著（或原轉譯本）互相參照，他檢視了在翻譯或轉譯過程中，譯作與原作所產生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出於何人之手，並對引發此等差異的背後成因提出看法與分析，尤其著墨在中文語言的限制與傳統文學的影響，但是他在提出相關論點的時候卻沒有考慮到晚清譯者所處的時空背景，純粹從當代西方人的觀點出發，因此有時不免失之偏頗。比如說他認為，魯迅一方面崇尚歐洲人「與天為戰」的精神，另一方面卻又讓書中人物的言談形同白癡，顯得前後矛盾（Pollard, 191）。然而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譯者確實是推崇西方人的進步，希望讀者起而仿效，而所謂的人物對話不合常理，卻未必代表了魯迅刻意詆毀歐洲人。此外，雖然此篇文章與筆者所欲研究之方向一致，但是其性質偏向雜記，沒有系統化的分析，也沒有提出具體結論，內文所舉的例子不多，對於譯本的分析也不夠完整。

2. 晚清科幻小說研究(1904-1911)

林建群的論文著重在晚清中文的科幻創作，包括興起的成因、創作的課題、藝術表現的手法等，試圖建構此一時期的中文科幻小說史，還原科幻初傳入中國時的傳播盛況與創作原貌。文中就近年來學界對科幻小說的研究有詳細紀錄，包含了日本、中國大陸的文獻⁴。

³ 此篇文章原發表於 1994 年香港中文大學所召開的學術研討會，後收入卜立德所編之書。

⁴ 如日籍學者武田雅哉，大陸學者葉永烈等人的研究。

林建群的論文除了簡述西方科幻小說的發展過程之外，亦提到了科幻的翻譯活動，依照林建群的看法，科幻譯本是晚清科幻創作興起的原因「之一」，並將譯本對創作的啟發分成三點來討論：「科幻理論的引用」、「科幻器具的移植」，以及「科幻情節的再現」。文中引了少量的譯本文字與創作小說互相對照，以說明創作小說取自譯本的靈感與養份。此外，文中還蒐羅了晚清科幻小說的譯本書目，此一書目應是學界首次針對晚清科幻譯本的整理，但是此書目尚不完整，而也沒有列出原文出處，因此本論文於附錄中增補了更為詳細的書目。

3.少年科幻版圖初探—1948年以來台灣地區出版之中長篇少年科幻小說研究

陳素儀從兒童文學史的觀點出發，將「少年科幻小說」劃為兒童文學的一支，研究此文類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並特別強調少年科幻小說的出版策略與編輯實況。根據此論文所得的出版資料，少年科幻小說是以翻譯作為文類開端，並以譯作居多的情況持續發展。論者除了彙整基本資料與概述各文本的情節之外，也注意了到譯者所扮演的角色：

就少年科幻小說而言，譯作多而本土創作少，在翻譯的過程中，改寫、譯作創作年代與翻譯年代的差異，翻譯者不但不只是文字的轉換者，而且成為科幻小說的生產者，翻譯的介入，造成了作者的多元與模糊。（7）

翻譯作品所發揮的功能則在於：「增進了閱讀者的視野，對新題材的創作，提供了範本」（27）。陳素儀歸納了諸多兒童文學家的意見，針對外國科幻作品的翻譯、改寫提出了下列的建議：

- (1) 篇幅：以改譯後的文體為標準，維持改譯後作品結構的平衡與完整。
- (2) 內容：由成人文學改譯的青少年讀物，必須配合少年的認知能力，增刪（刪除）太過艱澀或黑暗的內容。
- (3) 文字：配合國內讀者的語言習慣，修正當地用語。
- (4) 專有名詞：以一般共通用法為準。（28）

此外，分析翻譯作品出版狀況之時，她還發現台灣出版界對於經典科幻作品情有獨鍾，例如對凡爾納的作品一再重譯，《海底兩萬哩》共有 11 個譯本，《地心歷險記》則有 4 個譯本，作品本數高居所有外國科幻作家之冠⁵。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依照陳素儀的分類，兒童文學史的發源，是從梁啟超發表於《新民叢報》的《法蘭西十五豪傑》⁶開始，並把同年刊載於《新小說》的《世界末日記》與《海底旅行》都歸為少年小說（陳素儀，1）。然而科幻譯本初現晚清之時，其預設讀者並非青少年，而是成年知識份子，成為兒童文學的一支是晚近之事，就連《法蘭西十五豪傑》在當時的時空下，也不是翻給青少年看的。陳素儀在建構文學史的時候，忽略了時空背景與文化因素，沒有考慮到當初的科幻譯本是處於成人文學系統之中，因此才將這些作品也歸入兒童文學的範疇。

4. 台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

傅吉毅所撰寫的論文，以 1968 年為起點，研究二次戰後台灣本土的科幻創作發展，以文化的角度切入，探究科幻創作的各個文學面向，試圖建構台灣的成人科幻文學史。

除了表彰黃海、倪匡、張系國，與葉李華等人對科幻的貢獻，傅吉毅依據文學社會學的理论，特別強調影響科幻創作的的外在因素，包括了科幻雜誌的發行、科幻獎的設立，與出版社的助力。他列出一節討論台灣歷來科幻小說的出版狀況，並分為翻譯小說與創作小說兩項。根據其所得的結果，從 1968 年到 2001 年，翻譯小說的出版數量多於創作小說⁷，但是多集中於某些名家⁸的作品，凡爾納亦為其中之一。論文末尾並附有歷年的科幻翻譯書目，不過，傅吉毅並未對翻譯的活動有任何描述。

二、凡爾納英文譯本研究

⁵ 這個數字並不完整，參閱附錄三。

⁶ 即後文所提之《十五小豪傑》。

⁷ 翻譯小說為 266 本，創作小說為 150 本，參〈台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頁 90。

⁸ 田中芳樹、艾西莫夫、喬治·歐威爾、克拉克，赫胥黎等。

鮑卓賢發表於 *Babel* 期刊上的”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Text: On Translating Verne”以及亞瑟·伊凡發表於 *Science-Fiction Studies* 期刊上的“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 “A Bibliography of 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等三篇主要針對凡爾納英譯本的問題作探討，不過評判的標準還停留在「忠實」與否的層次上。

1.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Text: On Translating Verne

鮑卓賢是研究凡爾納的重要學者，對於凡爾納的英文譯本尤其關注，他認為，凡爾納在英語世界之所以不受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凡爾納的英文譯本都十分糟糕。因此鮑卓賢便親自執筆，翻譯了幾部最關鍵的作品。此篇文章主要是記錄他在翻譯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時所遭遇的一些問題，同時比較了幾個主要英文譯本的缺失。由於凡爾納先前都被當成了兒童文學家，鮑卓賢希望還原其成人文學的本色，因此評斷譯本時是以「忠實」與否為標準，尤其集中在語言層面，諸如誤譯、譯者自加標題、插入額外的句子、人稱變動、刪節、標點、拼字、註解，等。對於諸多的改寫版、改編版大肆批評，不過他並沒有考慮到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因素，也忽略了改寫版對兒童文學的重要性。

2. 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 & A Bibliography of 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

亞瑟·伊凡的研究描述了凡爾納英文譯本的發展狀況，經與法文原本比對之後，他發現大部分的英文譯本都經過譯者刪節、簡化，或遭到意識型態上的修正，而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各國也十分普遍，連凡爾納本人也苦無解決之法（“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80）。在英、美兩國，這些變更過的譯本有的還成為「標準本」，到今天仍然不斷重印出版，甚至轉換為電子檔，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使得「錯誤」的情況一直延續。

亞瑟認為這些不良譯本破壞了凡爾納的形象，讓英語系讀者一直都把凡爾納定位為二流的作者，寫的盡是兒童文學，使其地一直無法提升。為此，他將現有之英文譯本依照完整性（completeness）、精確性（accuracy）、與風格

(style) 三項標準加以評比，推薦品質較高的譯作與譯筆較佳的譯者，本論文所依據的譯本即是由此而來。

另外，依照亞瑟的觀察，凡爾納的小說一直到 1980 年以後才漸次有好的譯作產生。而如同鮑卓賢一樣，他也極力呼籲眾人重新審視這位作家，但他同樣未能去分析這些譯本產生的背後真正原因。

由以上的諸多研究看來，中文當中對於凡爾納的研究尚處於萌芽狀態，目前仍然缺乏探究其科幻作品的學術研究，因此本論文便針對這一個缺口，進行先驅性的研究。